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龍山四友 三十六、猿長老的徒眾

原來寇公遐、林蓉自被祝一公師徒救到河中，服藥之後，睡醒起身，將毒打盡，又蒙祖公達送了一粒靈藥，共只一日夜人便復原，並還長了精力。祝、雲二老本就對他夫婦看重，將其喚去當面一談，越發喜愛，便令拜在祝一公門下。二人武功原有根底，乃師又因重陽將近，欲令隨立眾功，為民除害，特意加緊傳授。有此明師自然易於成就，妙在天寒、鐵藜、祝、雲二老四位師長恰巧聚在一起，朝夕指點二人的武功劍術，並還每人賜了一口寶劍，比原有的勝強百倍。二人心志堅定，見師長如此器重，越發感奮，日夜用功，不肯停歇，沒有多日功力大進，和祖、龐二人尤為交厚。

這日早起，公達笑說：「聽師父口氣日內恐怕有事，定與香粟村有關。我和尹、婁諸人多日未見，你二人自從來此更從未回去一次。難得今日四位師長閉門人定，方才曾命黃昏以前不要驚動，何不抽空隨我同往東山一行，就便打聽西山賊黨有無動靜。二位師弟、師妹你看可好？」

公遐對師最是恭敬，覺著自己入門日淺，又正忙於用功之際，不應隨便離開，便以婉言推托；見公達似有不快之容，方想賠話，忽聽後洞師長呼喊，公達、龐浩忙同趕去。

公遐暗忖：昨夜師父曾說，今日議定老弟兄四人要考驗近來功力，不令門人在旁，以防洞中地厭，比劍之時閃避不及，雖不致誤傷，也有妨礙，如何此時天色方明，便將二位師兄喊去？心中奇怪，夫妻二人略微談論也就放開。祖、龐二人一直也未走出，以為二人功力較高，師父令其在旁觀摩。公達童心未退，人甚天真，至好弟兄，當不至於見怪，也未去往後洞探看。

隔了片刻，忽有一個身穿黃色草衣的人求見天寒老人。二人入門日淺，見那來人形貌清奇，年約四十左右，穿著一身草衣草鞋，織得甚細，頭上還戴著一頂草帽。問他來歷，只答姓黃，不知交情深淺，便請暫候，草衣人含笑未答。公遐夫妻因前門已閉，徑由後洞輕輕繞進，本意是恐驚動師長，想繞到四老平日打坐的石室旁門之外，將祖、龐二人引出一位，請代通報。

到後覺著裡面靜悄悄的，與平日四老對坐，談笑風生，或是互相練劍時的光景不同，以為連祖、龐二人也在裡面打坐。探頭一看，四老只剩祝、雲二老在內，天寒、鐵藜不知何往，祖、龐二人也未在側，方才在前洞求見的草衣人竟不等通報自行走進，正坐一旁互相問答。因來人只說姓黃，乃天寒老人師姪，有事求見，未說來意。

後洞繞過，到時雙方已談了一陣。公遐恐雙方有事商量，人已見面，不敢冒失走進，又想去往別室尋找公達。剛把林蓉止住，準備回身，忽聽雲老人回手招呼，忙同走進。二老先令公遐夫婦與黃草衣人按平輩之禮相見。

雲老人隨說：「今日西山賊黨全數發難，今夜必往香粟村大舉進犯，來勢甚強，遠出尹、婁諸人預計，連我四人以前也未想到。桐柏山五惡竟將兩個漏網多年，大家早都忘記，當他業已伏誅的凶孽勾引出來，中途又約了幾個同黨惡賊，只是本領稍差，沒這兩個凶孽厲害。今夜形勢已頗兇險。」

「不過這樣也好，索性一舉全清，把這些窮凶極惡的老賊一齊除去，非但東西兩山的土人可以安居樂業，便是各地人民也可少掉許多大害。我們四人因有一種見解，覺著眾志成城，只要人心團成一片，多麼厲害的惡賊也不經一擊，任何困苦艱難之境均須以本身之力克服戰勝，不應心生依賴。」

「有人同情相助乃是例外，偶然之事不足為憑，只管錦上添花，增加威勢，遇事仍要以本身之力為主。為防東山的人仗我四人相助便存輕敵之念，對那兩山土人也不十分看重，以致現在將來都有害處。表面說要他們自家動手，我們只作旁觀，即便相助，也非直接動手；實則我們都是一樣的人，除暴安良誰都有份，如何自高身價，不與眾人合流。」

「無非是見時機未至，樂得借著目前險阻艱難激勵人心罷了。自從昨夜探得信息，今朝便做準備，打算四人分成三起，由天寒、鐵藜二位先往東西兩山，暗中戒備，隨時接應。我二人黃昏後再起身去往東山暗助，以防萬一。本來算好萬無一失，非但群賊不會漏網，這多善良土人也不至於有什多的傷亡。」

「誰知事出意外，方才黃草衣趕來送信，我們昔年為想尋訪那部《火真經》下落，隱居本山多年，差不多整座黃龍山均被踏遍，青杉林猿長老師徒和他師徒手下許多猿徒的蹤跡竟始終不曾尋到。今朝非但發現他那高出雲霄、終年雲霧封鎖的孤峰絕頂，並還得知他門下大弟子宗仁靜極思動，加以今年山中秋果成熟，他那峰腰所產卻遭了霜雹罡風之災，準備下山大量採摘，以備那些猿子猿孫過冬之用。」

「他師徒隱居峰頂石洞之中，外人足跡絕難走到。起初我們也曾上去過一次，並未發現一點可疑形跡。絕頂罡風猛烈異常，稍微一看便走了下來。這還是風晴無雲之時，否則半山以上終年佈滿雲霧，連山形也看不出。起初以為青杉林是片樹林，本山這類杉樹樹林有好幾片，都不甚大。」

「猿長老本是人與猿猴交配而生，所娶也是大猿，所居必在樹林之中，沒想到他會住在這等極高寒的絕頂之上。所謂青杉林只是峰腳稀落落十來株杉樹古樹。當初見那峰下既無洞府，又無什好風景，就此丟開。他師徒隱居峰上，不與外人來往，每年採辦冬糧照例均是那大群猿子猿孫分頭四出，又是深夜動手，專選人跡不到之區。」

「近二十年來並在峰腰種了許多果樹，已無須再命群猿遠出彩掘，地勢又極高險隱僻，偏在峰後，便當繁花盛開之時，不繞到峰後絕壑那面危崖之上也看不出，蹤跡真個隱秘已極，像這類舉動從來少有。」

「只為今年春夏間峰後崩塌了一大片，所種果樹多半壓斷，再加上兩次冰雹罡風，損失殆盡。宗仁是他心愛弟子，前三年收了兩個同門，也都年輕喜事，猿長老終年長素，卻不禁門人吃葷。宗仁等門人均想借這彩糧之便開葷，打上一些野獸，大吃幾頓，往返預定四五日，今日恰是頭一天，已快要走到東西兩山交界一帶，打到野獸便就地烤吃。」

「這些門人雖非善類，因奉師命，不如他的人向不欺侮，也不強拿人家東西。如有冒犯，出手卻是又狠又凶，本領劍術極高，並非常人能敵。內有兩個隨他多年的門人最喜多事，以前曾和異派中人有過來往，萬一無意之中被桐柏五惡遇見，套出交情，立時增加好些勁敵。」

「我們不勝，自然一敗塗地，生靈遭殃；如其得勝，必將猿長老引出。此人天性剛猛，感情用事，並非真個惡人，劍術極高，許多討厭，越想越可慮。南山安樂洞附近有大片果樹，近年才經虎女雲萍率領土人每年整理上肥，算是安樂洞土人公有之物。你二人本與那些土人相識，今日事情緊急，公亮夫婦無暇分身，可速前往和土人先打一個招呼，再照我的計策行事，在彼等候，如嫌不熟，可將小鳳帶去好了。」

二老隨同指示機宜。二人聽完，見師長對他如此看重，驚喜交集。因聽事機緊急，惟恐延誤，小鳳本經虎女力請，近隨雲老人練習越女劍法，武功劍術俱都不弱，就在後洞旁邊石室之內，匆匆喊來一說，便同起身，往南山趕去。

二人平日謹細，一面覺著師長垂青，入門沒有多時受到這樣重任，心中喜幸，一面又覺此行關係重大，稍一失機，不能覆命還在其次，最重要是貽誤全局。即便東山諸俠仗著四老相助能夠勉強支持，東山那幾千土人從此淪人苦海，休想救得出來。

前途所見的這一伙人雖非極惡窮凶，但都天性怪僻，驕狂任性，不問邪正善惡，專喜感情用事，手下並還帶有大群猛惡通靈，好些均會劍術的凶猿，又和異派中人以前多有來往，至少也是彼此聞名，可以因友及友，連類而及，生出同情，因而偏向。自己卻與對方素昧平生，談不上絲毫情感，如論本領，更非其敵。以前還說東西兩山人多，經東山諸俠引導團成一片，仇敵雖然勢盛，到底敵不過這萬眾一心的力量，眼看時期到達，大功就要告成，忽然添出這樣一個極大的阻力。

單是青杉林這十多個精通猿公劍法的異人，如其幫助敵人已是難當，何況手下還有千百個凶猿，都是力大身輕，猛逾虎豹，稍

大一點的均學過劍術，手中持有乃師自煉的長劍，削鐵如泥，為首猿長老本人尚不在內。萬一轉向敵人一面，東山諸俠決敵不過，豈非一個大害？

必須乘他無心出獵，仇敵尚不知他蹤跡，他也沒有成見以前，設法與之結交，才可免此一害，這類怪人雖然於人無害，終非正道，也不願與之親近，望其相助，只求能守中立兩無偏袒，各不相犯，便是萬幸。可是對方這一出洞，不算那千個凶猿，單是宗仁這伙同門便有十幾個，雖不無故欺人，師父曾說他們氣傲甚高，可見難於接近。

師父師叔命我夫妻利用南山果林中已成熟的果子相機行事，使其先就受人之惠，不好意思助賊行兇；但又不可低三下四，做出有心討好神氣，對方形貌習性和他往來之處說得極詳，如何應付結納均未明言，全要自己細心打算，臨機應變，豈非艱險已極之事？時機偏又這樣急促，賊黨今夜便要發動。東西兩山相隔七十里，大半都是崎嶇難行的山路險徑，好些地方均要上下攀援，東西繞越，才能到達。賊黨行動機密，以前連遭失利，又有了戒心，起身必早，如被搶在頭裡，豈不大糟？三人互一商計，越談心越發慌，哪敢絲毫大意。

由森林中部出發繞往南山安樂洞路便難走，休說生人，便是武功多好，這一段路也非短時間內所能走完。幸而小鳳戀家，又得四老歡心，自被師祖雲老人收到門下，日常用功雖極勤奮，但是每隔些日必要回家探望一次。先嫌森林險阻往來不易，至少也要耽擱大半天光陰，在家還難久留，又恐耽誤功課，心情不定；一個人還不敢走，每次回家，都要遇到二虎、紅牯往來之便，不能自主。

老母近又多病，不去心中懸念，去了又恐耽誤功課，常時愁慮。後來看出紅牯往來極快，便設法與之親近，雙方越來感情越厚，便不回家也常在一起。公達、龐浩又極喜她，終於強著紅牯領她步行，不再由紅牯背她往返，一面隨時留意察探道路。四老所居洞府離安樂洞照直走本不甚遠，無奈當中隔著一片密林，必須左右繞越，要多走好幾倍路才能到達。

以前伏在紅牯肩上，因其生具神目，能夠暗中看物，動作如飛，並不覺著路遠。後有一次紅牯奉命出山探敵，雲老人限牠當夜回轉，小鳳因有好幾天未回家，便磨牠就便帶走。紅牯覺著時間短促，始而不肯，後因龐浩幫著小鳳請求，並令改由森林上面樹幕踏枝飛馳，不由下面繞越。

小鳳第一次由紅牯帶了這等走法，片刻之間便自到家。回時格外留心，恰巧夜月光明，天氣又好，暗中默算途向遠近，共只十來里路。暗忖：每次回家因森林黑暗，伏在紅牯肩上，只覺兩耳風生，時快時慢，差不多要走一個多時辰才能到達。有時遇牠不高興時，或是中途停留，兩三個時辰都走過。

聽二位師伯叔說，即此已是快得出奇，如換常人，就認得路，不會走錯，也須走上一整天。中途如其遇到蛇獸毒蟲之險更是難料，生人直非迷路不可，休想走得出去。自己全仗紅牯、二虎往來，始終不知道路，今夜一看，如走直徑，路並不遠，為何不想法子把路打通，平空費力糟蹋許多時候，豈不冤枉？

小鳳聰明靈巧，日子一久，深知紅牯力大無窮，性情奇特而又好勝，多麼艱難的事只要設法誘激勉勵，話說得好，便非做到不可。事情雖非容易，肯用功夫和牠好說，也許有望。如其將路打通，彼此方便，將來本領學成，便可自家來往，無須靠人。祖、龐二人對她憐愛，龐浩更是體貼照顧，無微不至，不像公達待她雖好，彷彿還有尊卑之分，彼此年紀雖然差不甚多，因是大師伯，人也天真，無形中卻有一種尊嚴之感，不敢隨便和他說笑。便背了公達，先將龐浩請到一旁，拿話一試。

龐浩笑說：「這件事我和祖師兄早已想到。當初原為雲師叔想激勵你師父，使其獨處空山，由艱難困苦中歷練出來，將來照著本門規條，做那除暴安良，救濟民間疾苦之事。他老人家日常守在旁邊，卻不使她知道，全仗當中這片密林和六七處奇險之區將其隔斷。

「否則，休說雲師叔所居樹巢，便是這裡也早被她尋找到了。由此往安樂洞正面走去不足十里之遙，休說紅牯，便你此時腳程，也極容易到達。起初三位師長不願人來驚擾，你師祖更不願你師父知他住在這裡。後雖相見，一則無暇及此，又防此路一通，以後出安樂洞那些土人林樵彩，無意之中走了進來。以后土人越多，好些麻煩，因此遷延下來，也無一人提議。

「日前我因見你往返艱難，有時紅牯還不願意，使你著急，看了可憐。曾和你祖師伯商量，安樂洞地方雖大，石多土少，可耕之處有限。兩面森林都是千年以上古木，就此開荒毀掉未免可惜。好在西山惡霸除去之後他們仍要回去，當地風景甚好。就你師父嫁人遷居香粟村，我們也可前往居住，林中幾處險地，最難走的便是當中大片密林和一條絕壑，我們開通容易。

「就是師長不願外人來此擾他清修也有法想。好在林深樹密，到處皆險，我們並不把路開寬，只開出一條厭小的直徑，那最厭之處只容二人走過，外觀仍是一片無法通行的叢林密莽，外人即便走到也尋不見。這樣你師徒往來固極方便，便我二人出山也要少費許多時光氣力。祖師兄業已答應，並還吩咐紅牯隨後準備，遇機便先下手，近來時常不在洞中便由於此，我們有時也往相助。

「因牠耳目靈警，地理又熟，就這半個月光陰，好些艱險難走之處均被開通。牠因此舉乃我弟兄二人的意思，未奉師命，格外小心。那些好幾抱粗的千年巨木去掉又難，幸牠聰明，會想主意，大體不動，只將那樹木駢生最密之處開通出一條直徑，事前並還將祖師兄的寶劍借去。

「如今前半段業已打通，那最厭最險之處均是只由一人鑽過的樹縫樹腹，中間還有幾處不是直通過去，須照所留標記左右轉折。休說外人新來不曾走過的無法通行，便我往前試走了兩次，內有一次紅牯忽然離開，差一點沒有被困在那密林之中，左轉右折進退兩難。

「便你今日不說，此路早晚也必打通。不過紅牯性太剛烈，不大耐煩，沒有人常時催促鼓勵難免中止。牠和你相處甚好，如能日常激勸，不消多日便可開通，豈不是好？」小鳳聞言大喜，忙向紅牯求說，一面又請祖、龐二人相助。

本來開通不會這快，恰巧這日天寒老人之子棘開來看父親，遇見紅牯手持寶劍在森林中開路，遇到林木太密無法過去之處，仗著寶劍鋒利，便在樹幹上面斫開一條裂縫，手腳並用，甚是忙亂，力氣更大得驚人。見了四老，無意之中談到此事。祖、龐二人原是看出師父心意不會阻止，一個又憐愛小鳳年幼孝母，往來不易，雖令紅牯開路，並未稟告，四老連日有事商計無心及此，師徒雙方均未談過。

聞言問知經過，鐵藜老人首先笑說：「你們往來途中毒蛇猛獸太多，好些討厭，尤其是那些毒蟲多而可慮，一時之間無法除盡。只這中間這條直徑最為乾淨平安，偏有幾處險地林莽叢密，日前我便有意將牠打通，開出一條小路，以供門人出入。小鳳家有病母，想圖方便，怎不早說？」

隨即約了祝一公，帶了門人和紅牯同往開路。沒有幾天便可一直通到安樂洞前，開出一條道路，沿途樹林太密，草莽灌木又多，中間一段又特意開出兩條險徑，須要先知走法，認得標記。還有兩處須由離地兩丈的樹縫之中攀援而過，外人到此仍是無法通行。

從此小鳳便可自行回家，無須紅牯穿越相助，比起以前近了好幾倍不說，走起來也可順路飛馳，容易得多。

因此，公遐夫婦在小鳳領路之下，沒有多時便走出森林以外。仰望天色還未交午，離師父所說時光甚早，因料這班怪人和大群凶猿並非同時來到，必是三五一伙，正在分頭搜尋獵取之物，少說要到日色偏西才會尋來當地。不過事情難測，所遇是何等人也拿不定，遇見內中兩個性最狂傲，又和異派中人昔年曾有交往的更是討厭，不得不先做準備。

師命只作當地居民無心相遇，越隨便越好，還不可守在果林之內。最好借一題目，守在林後附近山坡崖洞之間，等牠先彩去一些果子，方作不知，設法與之相見；或是事前挑選十幾個精明一點的土人，拿了彩果用具，到時裝作入林彩果與之相見。端的軟了不好，硬了不好，稍微疏忽便要鑄錯。

來人師規甚嚴，不取有主之物；自己不會與他動強，又是有心拉攏。雙方雖覺不至於翻臉成仇，對方只要不肯接受，將所彩山

果送回，事情便不好辦。

三人途中連商計了好些方法，均覺不妥，人已走到洞前廣場之上。當地土人早聽虎女說過，惡霸巴永富不久便要伏誅，將來西山所有田地財物均要按人分配，永歸眾人所有，只等大害一除，便可重歸故土。但是敵我雙方針鋒相對，誓不並立，東山諸俠防禦甚嚴，南山又有森林危崖之阻，仇敵不易過來。事情到底難料，對方能手又多，萬一被他闖來也極討厭。

走時曾經指示機宜和軟硬兩種應付之法。近日為了時期將至，人心越發緊張，正在盼望好音，忽見小鳳同了上次來過的兩個客人走來。因小鳳常時回來探母，知道她是虎女愛徒，近又拜在雲老人門下做了徒孫，本領越學越高，並有到時出手的信息；公遐夫婦更是虎女好友。大家正趕秋收，剛吃完早飯，各聚在門前打稻場上，一經發現，紛紛趕過。

公遐夫婦雖因時候尚早，仍是小心，問知連日秋收還未全完，當年又有重回西山之望。土人祖宗墳墓均在西山，起初因受惡霸侵害，死裡逃生，雖料回去無望，心中仍不免於依戀，後來聽到消息，全都驚喜若狂，準備西山事完便搬回去。就有少數覺著當地安樂，又感虎女恩義不捨離開的，西山那面祖墳之外還有親友，森林險阻，平日不易往來，都想就便隨眾，回往故土探望。

虎女又奉公明之命，選出一些少年膽勇之上，令其每日練習武藝，聽命行事，以便到時四面合圍，作那疑兵，並助眾人守望，搜索堵截，免使漏網。這班土人既忙著回轉西山探望，又想幫助應敵。當年秋果大熟，恰巧趕到秋收之時，收成又晚了半月，越發忙亂。好在林中果樹甚多，暫時不彩無妨，不暇顧及，照去年辦法大量採下，吃不完的用以釀酒，並制果乾，等聚有成數，再照上月預計，運出山去販賣，換取農具和山中必須之物，為了事忙期近，明知當年大熟，所有山果業已成長，長得太肥大的業已綻裂，只偶然匆匆分出二人前往看上一遍，連尋常彩來分吃的也因虎女舊規樣樣都要公平享受，去的人手太少不能多彩，少了不夠分配，因而中止。只去的人挑那長得太熟的隨便採了兩個，好幾片成熟的果林直未動過。

三人聞言大喜，忙先命人去往各地山頭登高遙望，一面忙將來意和發現來人和凶猿如何應付的機宜仔細對眾說了。並命各家幼童守在家中，暫時不許走出，以免大驚小怪，因而誤事。一面選出一些老少男女和機警聽話的幼童，告以見人如何應付，再分四面散開照常做事，遇見來人速用暗號通知。如其對面，自己尚未趕到，應如何與之問答等語。

說完還不放心，好在兩面來路均有專人眺望，重又演習了兩遍，去掉兩個答話遲鈍、不大自然的婦女幼童，方照預定把人分開。公遐等三人便守在果林外面崖坡之上。當地本有兩處天然崖洞住有土人，內中一家已被公遐遣走，自己便裝作是那兩家的主人。

一切準備停當，天色已早過午，因登高瞭望的人始終未發信號通知，惟恐疏忽，三人又親往察看。分途登高一望，當日天氣陰沉，雲霧甚多，目光被雲遮住，不能看遠，只覺到處靜蕩蕩的，非但怪人凶猿不見影跡，連個大小野獸影子都看不到。一面又是森林遮蔽，絲毫不像有什事故發生神氣。

看了一陣，林蓉忽由對面峰崖上飛馳而來，公遐當是怪人凶猿業已發現，再看對面峰頂瞭望的土人已先馳下。恐被對方看破，忙將身旁並立的土人喊下，匆匆迎上一問。

林蓉笑道：「決到下面再說，我們真個糊塗，想錯主意了。」

公遐大驚，邊走邊問，林蓉低聲笑答：「我並未發現怪人蹤跡，但聽師父說對方那麼高的本領，人在高處眺望，非被看出不可，此舉最易露出破綻，被他看出，我們已知他的蹤跡來歷，定必避去，豈不誤事？還有今日這樣天陰雲多，稍遠一點決看不出，如等近前我們看見，已被識破，有何用處？以我之見，還是師父所說，大大方方，若無其事，遇上再說。」

「如非這裡偏在果林之後，他來必先彩果，不會看破，連方才埋伏的人均應遣開才是。不過，這大一片田地無人在內，也易使其生疑，留下也好，事前卻萬不能被他看出。否則，他見這裡住有多人，果林相隔又近，必生疑心。他只認那大片果樹乃我們所有，不先採摘，事就不好辦了。」

公遐也覺有理，正說無事可做，用什方法掩飾才好，小鳳插口笑說：「我們忙著起身，中飯都還未吃。聽說這班率領凶猿彩果的怪人終年吃素，以山果、黃精、松子之類為糧，想必有些饑癆。師父洞中存有不少醃臘之物，還有師祖和師父釀的百花果酒，又香又甜又好吃。」

「近年師父釀得更多，為了下洞又深又大，全都藏在裡面。這兩樣東西必是他們所喜，何不乘他未來以前取上一些，生火燒熟，我們先吃他一飽，就便作為見面待客的準備，豈不是好？今日雲多霧重，果林地方廣大，偏在崖後，也許他們業已走來，連果子都採了不少，我們還不知道呢。」

一句話把林蓉提醒，覺著方才所見雲霧景象，天已不早，此事大有可能。同時三人也覺腹饑，便照所說行事。

恰巧那兩個登高眺望的少年跟在身旁，說得兩句便同往取，不多一會兒取來酒肉。另一家土人先不知這般時候三人還未用飯，聞言早代把火生起，不多一會兒肉熟飯香，尚無音息。三人想起事關重大，萬一錯過，便許多出一個大害，師父說對方必往當地來彩山果，估計天時已近申初，怎會毫無音信？果樹相隔不遠，雖在崖後，如有大群猿猴往彩果子，怎麼也能聽出一點動靜，如何這等靜悄悄的？

林蓉見公遐愁眉不堪，連東西也無心吃，正對他悄說：「那日和四妹來此，崖後這一片直到來路，不時發現大小野獸往來奔竄，方才我看蹤影皆無，連獸吼都聽不到一聲，此事大有可疑。莫要我們由森林中來，崖後果樹不曾去過，這裡土人又都有事，無人往採，對方業已到遠，因見林中無人，正在採摘山果，我們還不知道呢。」

公遐夫婦因天不早，惟恐有失，心中愁急，又想方才辦法還有不妥，連另一家土人俱都遣開，小鳳作為林蓉之妹隨意往來，暗向附近埋伏的土人傳遞消息；崖上共是夫妻二人對飲，石桌上面放著許多酒食，語聲極低。林蓉剛剛說完，先聽出崖後果林內似有樹枝騷動之聲甚急，相隔卻遠，彷彿有一群東西馳往別處，其行甚急，心中一動。

公遐也自警覺，相對看了一眼，料知怪人帶了猿群到了崖後果林之中，也許業已採了不少果子走去，先頗情急。林蓉想起來時師父曾說，對方此次出獵彩果，共有好幾天才完。今日才第一天，暫時決不會走。尤其這類凶猿都喜月明之夜出動採摘，不願與生人相見。

剛剛聽到一點動靜，林中果樹又多，不是兩三個時辰所能彩完。就是採了一些走開，仍要去而復轉，忙告公遐不要心急，等上一會，他來更好；否則再照師父所說，假裝彩果人林窺探。對方既來這裡，決不至於走得這快。說完又等了一陣，不料從此聲息皆無，連林蓉那麼沉穩的人也覺事情可慮，著起急來。正在低聲商量，暗命小鳳通知坡旁樹林內假裝編結竹籃的二三十個土人，索性同往林中探他一個仔細。

小鳳領命剛走，二人便聽崖後嘍的一聲，好似有什灌木折斷，忙即留意戒備。事也真巧，來人本領甚高，如非灌木阻路，性情又暴，隨手將牠斬斷，響這一聲，便到面前二人也不至於警覺，因這一聲響動自更留意。林蓉更是機警耳尖，並還聽出崖後有人走動，那一聲響乃是灌木阻路，被他斬斷髮出來的響聲。

二人本來並坐山石之上，面前放著一張桌子，故意把臉偏向崖角，不與正對。旁邊生存兩個人爐、一堆地火，嫩著兩大鍋臘肉風雞，還烤著一大片山羊，已快烤透。三人原不須這許多食物，乃是小鳳的主意，力說：怪人吃素嘴饞，聞到肉香必要尋來。公遐夫婦雖覺此舉天真，對方那高本領，何致為了口腹之欲便動饞吻？但因小鳳靈慧，平日憐愛，再三力請，不忍拒絕。

又想她也算是當地主人，不應使其掃興。好在同往林中彩果的人甚多，酒食不會剩下，萬一對方面尋來，也是一種說詞，作為這些酒肉便是犒勞土人之物，證明果林乃自己所有，並非全無意義，也就聽之。

哪知對方帶了猿群業已早到，竟是被這肉香引來。二人正在欲行又止，忽然瞥見身側走來二人，一高一矮，穿著一身近乎道裝的衣服，質料十分華麗，貌相也極清奇，目光極亮，閃爍不停，年紀都在三四十歲之間。

見面便問：「你們這些鍋爐用具能借我一用麼？要什麼報酬呢？」

高的一個好似聞得酒香，十分垂涎，並還特意走近，朝公遐面前的酒杯看了一眼，笑問：「此酒可是自釀？能否相讓？要什麼報酬？還有多少？」

公遐夫婦一見來人開口，早同起立，因聽師長說過，知道對方師門法嚴，不許動那有主之物，除非給酬，還要彼此心願；可是稍微冒犯，便是一場大禍。對他須要不亢不卑，既不可稍存輕視，也不可露出討好巴結，使其生疑。

林蓉聞言，從容笑答：「今日我們有事，傢伙無什富餘，二位道長如其要用，勻上一鍋一爐無妨，這些東西又用不壞，談不到什麼酬報，多的卻是沒有。我們說好在先，用完還我，如其損毀，你再設法還我原物便了。」

公遐忙接口道：「你說話怎麼這般小氣，我夫婦為避仇家欺凌隱居山中，約了一伙土人在此開墾，身外之物已用不著。只是山居寂寞，難得二位道長光降，只不知吃葷吃素？如不忌葷，今日我們犒勞這裡弟兄，備有不少酒肉，再多數十人也夠吃的。只不嫌我夫妻不恭敬，現成的東西請二位一同賞光，就便一談，尊意如何。」

「至於酬報一節，我們已是世外之人，財物無用，這幾件應用的東西，如其毀壞，暫時卻是無從購買。我們自耕自吃，勞逸與共，任何享受都是一樣，沒有什麼高低，從不侵犯別人。再說這裡山深路險，又有森林環繞，向無人跡，自從隱居來此，並未有人來加侵害，財物人力，任何酬報，都不想要。」

「倒是二位道長依我看來定是高明之士，如蒙不棄凡愚，借這薄酒粗肴，使我夫婦一申敬意，長點見識，得交兩位方外之友，真比什麼都好。如借東西，還要設法，大約只有一兩口鍋和一些用具，只管拿去便了。」

矮的一個聞言，方轉笑容，高的已先笑道：「這兩夫婦倒也難得。果然他們和土人隱居在此，外人不曾尋來，他也無求於人，金銀財帛他無用處；我們今日也未帶在身邊，往取不便。至於今早打來的野獸雖多，你看那面廣場上晾著許多獸皮，想也無須乎此。看此光景，本山物產他們都能取到，不足為奇。」

「我們人多，單借一鍋一爐用具不齊，又沒有作料，和往年一樣烤吃白肉有什麼意思？難得主人這樣開通大方，酒香肉美，樣樣都好；並還現成，無須費事；自願請客，毫無勉強。不過我們人多，不能白吃人家，無法酬報，怎好意思呢？」

公遐夫婦知快上套，同聲笑說：「自來四海一家，古人傾蓋訂交，一見如故的甚多，並還傳為美談。區區薄酒粗肴，更是不值一談，就算愚夫婦高攀不上，將來終有相逢之日，算是諸位道長今日見了我們的情，將來遇事前往求助，不也一樣麼？此有同伴，快同請來，使愚夫婦一申地主之誼如何？」

高的一個想了想說道：「蒙你好意，不便拒絕，但我師門法嚴，素昧平生，無故擾人飲食，實有未便。你只隨便說出一樣酬報，我們便可借口，不算犯規，照樣承你的情可好？」